

诗人笔下的画家

自古文化人之间惺惺相惜是最为珍贵的。前年,上海著名山水画家乐震文、张弛在加拿大与年近九旬的华人新诗泰斗、艺术家洛夫先生相遇相识,谈论论画,同声相应,同心相知,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洛夫先生颇为欣赏乐震文和张弛的画作,特别为张弛的山水画代表作《云水谣》写了赏析文章。彼此间写就了一段艺坛佳话。

11月中旬,《问水听山》——纪念张大昕先生诞辰100周年山水作品展》、《时光镜影——张大昕、张弛父女作品展》将分别在上海文史研究馆和“八号桥艺术空间—1908粮仓”推出。张大昕先生是上海老一代的艺术名家,今年正逢其一百周年诞辰。张大昕先生生前创作的不少耳熟能详的年画名作中的少女形象,大多来自他的女儿张弛。如今,张弛也已经成为驰名海上画坛的具有代表性的女画家之一。张弛特别表示,她把洛夫先生为其所作的《无言的雄辩》一文,在文汇报“中国书画”专刊独家刊发,以期借助洛夫先生这位大诗人的独特视角,帮助读者对她作品的理解。



▲图为乐震文、张弛夫妇正在观摩洛夫进行书法创作

无言的雄辩

——细品张弛的《云水谣》系列作品

洛 夫



▲云水谣 (中国画) 张弛作



▲山色空濛 (中国画) 张弛作

张弛的画一向在对大自然的拥抱中体现了生命的丰富而坚韧的质感。其实自然就是她的内心世界,表现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,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:天人合一。

她的《云水谣》系列水墨山水可说是她最重要的代表作,道出一种“虚实相涵”,“动静共生”的艺术的内在逻辑,这种逻辑不需诠释,不必言说,正应了诗人简政珍的一句话:“沉默不是哑巴式的无言,而是语言趋于饱满的状态”。一位画评家评论张弛的作品时指出:“她有充满灵性才气的一面,也有追求诗意性灵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精神”。这话不错,但我更发现张弛最大的特色乃在于:有时笔势汪洋恣肆,大开大阖,有时意境又那么令人宁静致远,表现出一种无言的雄辩,以及雄辩背后形而上的真意。

当然这种境界绝非偶然的得之。她的画绝不是凭空臆想,闭门造车,显然是长期

受到传统艺术的浸润,长期对大自然的体悟与神会,然后才得破茧而出,像彩蝶般舞出一道眩目的风景。

水墨画是画家与自然的对话,这似乎是中国绘画一项极为重要,万古常新的传统,王维、孟浩然、柳宗元的诗和画都具有这样的特色。证诸《云水谣》的连作,张弛已传承了它,且发挥了更大的艺术效果。她笔下的意象并不是我们眼中的物理世界,而是她创造的空间,一个心灵的意象世界。柳宗元在一篇文章中说:“美不自美,因人而彰,其意乃在”,平日我所见到的自然景物,它本身无所谓美不美,如要使它成为美的东西,就必须通过人的审美活动,让人的意识去发现它、唤醒它、点亮它。张弛就是这位从现实中去发现美、唤醒美、点亮美的画家,她运用笔墨把普通普通的事物变成意象,化为一个渗有她个性、情感和思想的心灵世界,这就是张弛的世界。

(作者系华人新诗泰斗、艺术家)



▲空纳万境 (中国画) 张弛作

艺术交流

当浙江青瓷与海派书画相遇

杜正贤 沃明东

由上海君悦文化、杭州博物馆等主办的《浙江青瓷与海派书画展》最近在杭州博物馆推出后,引起了浙江文化界和收藏圈的关注。将浙江青瓷与海派书画并置展出,这还是头一回。海派书画是上海文化的重要符号。龙泉窑是地处浙江的名窑,龙泉青瓷是浙江文化艺术的“四宝”之一。虽然彼此分跨不同地域,属于不同的艺术类别,但是并置在同一个博物馆以一个独立的题目展出,确实起到了别样的艺术观赏效果,是海派文化和浙派文化一次很好的交流和弘扬。

青瓷的发明是华夏文明创造及文人抒情诗意的延伸

浙江是人类古瓷器的发源地,东汉末年青瓷的发明是华夏文明创造及文人抒情诗意的延伸,特别是它形式的调子和胎釉的深幽绚烂,既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,又登堂入室为雅艺术,开创了新纪元。龙泉窑是地处浙江的名窑,开创于三国西晋,结束于清代,烧造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,是全世界烧造瓷器时间最长的名窑。特别在南宋时,宋高宗赵构迁都浙江临安(今杭州),在皇室的支持下,以龙泉大窑为中心的龙泉窑瓷业,学习吸收了南宋官窑的先进制瓷工艺,有了重大的改变和提高,达到了鼎盛时期。南宋外销产品都以龙泉青瓷为主,由荷兰商人来泉州运至欧洲,价与黄金同值,欧洲皇室、名流、名门望族都以收藏龙泉青瓷为荣耀,法国人士更是为之倾倒,以“雪拉同”称呼,并一直沿用至今。13世纪末,元朝建立了横跨亚洲、东欧的大帝国,元政府先后在上海、庆元(今宁波)、杭州、温州、广州等设立市舶司,以“官本船”的形式对外贸易,那时期的龙泉青瓷花品种更多十分丰富多姿,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,大量销售到亚洲、非洲等国家。据明朝《大明会典》记载,“当时规定外销瓷盘每个售价为150贯”,价格是很高的。至今全世界各大博物馆、文博机构、著名院校都有收藏、展

览展出古代龙泉青瓷,经常发表学术论文及出版专著刊物。特别是佳士得、苏富比经常有古代龙泉青瓷拍卖专场,各地古玩市场也汇集了许多精美的古代龙泉青瓷。如今,观摩、学习的机会会有很多,收藏的渠道也很畅通,向专家请教比以前容易了,去龙泉窑实地考察的交通也很便捷。这些因素,让我们更能学习、掌握龙泉窑青瓷的相关知识,更能理解龙泉窑青瓷之美。郭沫若先生说:“土是有生之母,陶为人所化生,陶人与土配成双,天地阴阳酝酿。”古代龙泉青瓷之美,不仅仅在于器型、釉色,而在于“为人所化生”,即古代劳动人民超高的智慧与创造;古代龙泉青瓷之美,不仅仅在于这些器物是谁拥有的,档次有多少高,更在于它的爱护性传承并弘扬光大。

海派书画在中国美术史上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

19世纪中叶以来,中国美术史上逐渐崛起一个被称为海派或海上画派的画家集群。它以上海为活动中心,吸纳并且引领着苏、浙、皖乃至更大地区的艺术力量,其画家阵容之浩大,绘画风格之纷繁,以及得时代变革风气之先的显赫声势和深远影响,均超过了此前的所有地方画派。海派书画在中国美术史上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。

总体上海派书画家划分为三代,第一

代以赵之谦、任伯年为领袖,主要成员有张熊、任熊、任薰、胡公寿、虚谷、蒲华、钱慧安等,均是清末中国画坛的一流名家。第二代“海派书画”的领袖是诗书画印四绝的吴昌硕,主要成员陈高邕、陆恢、王一亭、黄宾虹等人外,还有一批相当重要的“大师”中的大师”即发展和打造大师的人物,如沈曾植、李瑞清、曾熙等先后培养了于右任、张大千、吕凤子、王遽常、李仲乾等;康有为栽培及扶植了刘海粟、徐悲鸿等。第三代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“三吴一冯”即吴湖帆、吴待秋、吴子琛、冯超然为代表的“海派书画”则处于全盛时期,这个时期及之后时期的主要成员有赵叔儒、刘海粟、徐悲鸿、张大千、潘天寿、陆俨少、谢稚柳、程十发、唐云、贺天健、来楚生、江寒汀、张大壮等。海派书画一方面个性鲜明,重视书画诗印全面的修养,另一方面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,雅俗共赏,形成兼容并存的格局,使绘画更加符合社会审美需要,真正走向市场,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又一高峰。

海派书画是上海文化的重要符号。龙泉窑是地处浙江的名窑,龙泉青瓷是浙江文化艺术的“四宝”之一。尽管两者表现的形式和侧重点不同,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,都属于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。此次别开生面的跨地区、跨类别,内容丰富的艺术展览,也是海派文化和浙派文化一次很好的交流和弘扬。(作者分别为青瓷研究和书画研究专家)



▲桃实图 (中国画) 吴昌硕作



▲五代龙泉窑刻划花十棱执壶

篆刻天地

“印外求印”——谈李文骏的篆刻艺术

张炜羽

篆刻家李文骏近期在上海朵云轩举行篆刻书法展,引起艺术圈和收藏界关注。

身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就已参加《新印谱》创作的老资格印人,李文骏先生成熟的印风、丰富的习艺经历和有效的教学模式,确实已步入了可以回顾与总结的时段。

明清文人篆刻体系中,最具地域流派特征的当属浙派篆刻艺术,自西泠八家后涌现出了王福庵、韩登安等为代表的新浙派印人。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发展,如今新浙派印风在海上印坛已根深蒂固,从者如云,这也是李文骏的尊师江成之先生数十年来矢志不渝的坚守与推广,以及江门众弟子严循师训,秉承这一优良传统的结果。

李文骏属于早慧的印人,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即师从江成之先生,后来有幸参与了《新印谱》第三集的创作。时值廿五岁,风华正茂的李文骏用心创作了四枚不同形式的印章,简约之中不失古典韵味,并展露出其扎实的线条基本功底。

李文骏在乃师的循循诱导下,长期浸淫于传统的浙派篆刻艺术中,摹刻西泠诸子印章无数。李文骏勤奋且悟性高,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已脱颖而出。1978年,在篆刻资料、刊物尚处匮乏,发表个人印作难乎其难的年代,《书法》杂志刊登了江成之先生与文骏兄等师生四人合刻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》系列组印,引起广大篆刻爱好者的极大关注。至八十年代,李文骏的作品获得了西泠印社首届全国篆刻作品评展优秀奖,并入展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首届篆刻艺术展等重要展览,这些展览是现代篆刻艺术开始走向繁荣的标志,在现代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文骏兄能及时敏锐的抓住机遇,频频展现自己的印艺,以致成为江成之先生门下成名最早、最引人注目的优秀弟子之一。

光阴荏苒,不知不觉中李文骏已在自己这片篆刻田地里辛勤耕耘了近半个世纪。其间李文骏自己不仅进行海量的创作,留下了许多精品力作,他还继承了前辈遗风,将不少精力花在授业布道之上。他除广招弟子,

细心指导下,又在上海各区文化馆、老年大学等开设篆刻、书法等课程,运用自己丰富的艺术创作与教学经验,大力普及篆刻艺术知识,常常手把手的辅导学员,带领他们参观篆刻展览、举办学员作品展览会等等,把一门如此专业的艺术创作交流活动搞的红红火火,吸引篆刻爱好者人数之多,学员热情之高漲,在同道中实属难得。

笔者长期以来对李文骏的篆刻创作与研究成果颇为留意,他曾出版了《李文骏印存》、《篆刻10讲》、《隶书百曰通》、《齐白石印举》、《钱瘦铁印举》等印谱与专著,可谓成绩斐然。

西泠八家中蒋仁、陈豫钟、赵之琛等相以善刻精细的长款而著称,字数甚至多达近千字,令人叹为观止。李文骏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,在篆刻上海老城厢中“龙门书院”、“敬业书院”时,单刀楷书长跋边款有四五百字,密行细字,洋洋洒洒,无一懈笔。之前李文骏展示有“皆大欢喜”印作,四面款中节录《金刚经》达一千一百余字,字画小如蚕尾,笔笔到位,观者无不击节叹赏。

综观文骏兄历年印作,可以清晰见到其多头探索与学习的轨迹。李文骏在江成之前辈长时间的严格指导下,以传统浙派为根底,上溯周秦两汉,并力求“印外求印”。除篆刻创作之外,文骏兄还善四体书法,挥洒自如,体现出其全面、深厚的艺术修养。



▲精品铸就辉煌 (篆刻) 李文骏作